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5.003

毛泽东的阅读史: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人格魅力的重要维度

罗建华

(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毛泽东的阅读史是理解毛泽东和将毛泽东研究继续向纵深推进的重要维度。首先,毛泽东无比精彩的一生不仅参与和指导了一系列革命和建设实践,也阅读了难以数计的论文文本,阅读可以说是毛泽东华彩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新思想的产生无一例外都是在对一定理论资源的吸收基础上实现的,毛泽东思想的生发与完善显然也是如此,因而阅读史是考察毛泽东思想发展轨迹的重要线索。每一个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形成皆与其人生阅历密不可分,阅读史也往往是其性格形成和定型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此意义上,阅读史理应作为探讨毛泽东鲜明个性特征和伟人魅力的重要维度重新加以审视。

关键词:毛泽东;阅读史;人生轨迹;思想发展;个性特征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5-0020-10

毛泽东的阅读史进程及其重要性从未被学界忽视,目前已有大量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是,长期以来诸多学者着眼于梳理毛泽东在不同阶段所阅读的不同文本,聚焦于毛泽东以何种方式阅读了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等问题,却鲜有人对毛泽东在经典文本中提炼出什么、吸收了什么以及毛泽东的阅读史对其思想认识结构变化产生了何种影响等问题加以深入探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不无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能把历史看作是一连串的事实,不能把历史学家的工作纯粹看作是尽其所能地积累大量的事实。”^①同样的道理,我们决不能够将毛泽东的阅读历史简单视为一连串的文本阅读,而是必须注意到不同文本对毛泽东的思想认识结构和实践导向所产生的不同效应,尤其需要透视那些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重要文本。易言之,尽管毛泽东一生所从事的生动实践对其思想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阅读史对其思想发展和完善所起的作用就能够被忽略。

一 阅读是毛泽东精彩人生旅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毛泽东领导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建设运动,所以他在实践维度的光彩格外耀眼,这导致其阅读史的重要性长期以来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但是,大量理论著作的阅读不但没有使毛泽东忽视以生动实践改造世界的重要性,反而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必须以有效路径挖掘出潜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革命与建设力量,方能解决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长期挨打与挨饿的重要难题。而且,丰满的阅读史也使毛泽东所参与和指导的实践更耐人寻味。或者说,正是通过对大量理论著作的深度阅读,毛泽东找到了采取行动的科学理论根据,使他能够名正言顺地指导革命与建设实践。同时,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长期畅游于书海之中,使毛泽东思想的深度与广度非常人能及,也是毛泽东散发出历史巨人魅力的深层原因。简言之,阅读几乎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是其精彩人生轨迹中不可或缺的

收稿日期:2021-07-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9XJC710004)

作者简介:罗建华(1985—),男,彝族,云南南华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

组成部分。

首先,毛泽东曾在不同的场合数次明确反对和尖锐批判本本主义,但却并未彻底否定理论文本阅读的重要性。实际上,毛泽东不仅没有真正否定过学习理论文本的重要性,还在阅读的深度与广度方面为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做了最好的表率。的确,毛泽东曾经数次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也曾多次指出理论学习必须结合实践加以展开,他甚至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读太多的书而不注重消化和吸收只会走向教条主义。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中列举了众多中外历史上的低学历伟人,其中包括孔夫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高尔基等^①。毛泽东这些话语的确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毛泽东不那么重视对理论文本的阅读和学习。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自青少年时期伊始便展现出了极为广泛的阅读兴趣,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还是西方名著,抑或是承载着大量时事政治信息的各类报刊,毛泽东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进行阅读。

当然,在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在阅读了大量不同思潮和流派的理论著作之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此后,毛泽东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总体而言,毛泽东做到了对“中西马”三重维度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的整体把握而未出现明显的偏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好友萧三曾说:“和世界历史的巨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同志是宣传家、组织家、是兵士,但首先还是学者。”^②作为学者,毛泽东是有着极为丰富的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学者;而作为实干家,毛泽东是有着十分丰富的阅读经历的实干家。毫无疑问,丰富的阅读经历是毛泽东能够海阔天空、广征博引地与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交流、对话的重要前提。

我们知道,毛泽东长期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却有如此惊人的阅读量令不少人疑惑,这其中的要诀其实正是鲁迅先生所言的如“海绵挤水”一样地去抽取时间。在炮火纷飞的长征路上,毛泽东承

受着弟弟牺牲、妻子受重伤以及中国革命遭遇重大挫折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同时又忍受着疟疾复发导致的痛楚,却仍躺在担架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由此,毛泽东后来还曾自称“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③。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不但自己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也曾在不同时期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注重理论学习尤其是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早在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的讲话中就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④而且,毛泽东还曾多次为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列出具体的阅读书目,有时候一次就列出数十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共产党宣言》几乎出现在每一次的书目之中。

其次,尽管毛泽东有着丰富的革命与建设直接经验,但仍需借鉴和吸收间接经验,而阅读正是毛泽东对古今中外丰富间接经验的提炼与吸收途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要透彻理解毛泽东及其思想,最主要的就是要全面梳理和剖析他的实践轨迹。阅读也是实践,将研究力量投放于他的直接经验,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他对间接经验的提炼和吸收,而阅读恰恰是毛泽东对间接经验的精准提炼与积极吸收途径。纵观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如若仅从直接经验的维度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毛泽东的经验未必是最丰富的。或者说,在中共领导人当中能够从直接经验层面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的不在少数。但是,最终成为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历史伟人的却只是毛泽东,这不得不说与他通过阅读大量理论文本吸收间接经验有着实质性的关联。

正如有学者所言:“毛泽东的经验、智慧和才情,来源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也来源于他对古今中外书籍孜孜不倦的阅读理解和发挥运用。”^⑤当然,也并非所有满腹经纶的学者都能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一种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与智慧,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的阅读初衷和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②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69页。

③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8页。

④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3—14页。

⑤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7页。

态度有关。毛泽东的阅读活动往往不是漫无目的地进行,而是有着较为明确的目标和任务,甚至是怀揣着某种使命感展开的,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潜心阅读更是如此。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会根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阅读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①。易言之,毛泽东绝对不是简单地为读文本而读文本,更不是为了在人前卖弄和显摆而读文本,而是常常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对理论文本加以深度阅读。

但是,我们又不能简单地从功利的视角对毛泽东的阅读历史加以定性。毕竟,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有言:“理性乃是有目的的行动。”^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必须依靠理性采取有目的的行动。但是,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却有着极为敏感的思维,能够将转瞬即逝的情感体验诉诸朴素但优美的词句。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诗人的才华既要靠天赋也必定要依赖一定的阅读量。但是,作为诗人去阅读古今中外各类文学作品就未必都会带着明确目的进行了,而是时常会出现“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

最后,丰富的阅读经历是毛泽东能够将革命与建设经验精准提炼并上升为理论的关键一环。从丰富的实践经验到崭新理论的产生从来都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理论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经验加以总结、提炼、概括和升华的过程。大家知道,古人经常将自己吃过的盐比别人吃过的饭还多视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尤其是被长辈视为对后辈进行指导的一种“资格证书”。但是,我们会发现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实干家未必能成长为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家。尽管丰富的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是毛泽东进行理论创造的重要基石,但倘若少了对大量理论著作的精心阅读这关键一环,毛泽东的理论创造和对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都可能会变得十分艰难,因为阅读为毛泽东理论创新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与方法资源。

通过对毛泽东阅读史的审视我们会发现,毛泽东的阅读有时候正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总结中国

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譬如,初到陕北时候,毛泽东的阅读有着直接目的——应对教条主义的挑战,尤其是必须对“狭隘经验论”的帽子和“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说法加以严肃回应。但是,从根本意义上说,毛泽东的阅读却是为了深刻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和教训^③。当然,回应教条主义和总结革命经验不仅不冲突而且是互为前提的:一方面,只有积极回应和驳斥教条主义才能科学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否则教条主义会成为总结革命经验的绊脚石;另一方面,只有对革命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才能更好地以活生生的事实对教条主义进行深入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就是借助自身的理论文本阅读之广度与深度,实现了批判教条主义与总结革命经验的辩证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对毛泽东而言,总结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本身不是目的,将其上升为一种理论并用于指导下一步的实践才是最重要的旨趣。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进行了理论创造,而在艰辛的理论创造过程中由于常年阅读所积淀下来的知识与信息储备发挥了非替代性重要作用。我们甚至会发现,毛泽东的阅读有时候正是为了实现一种理论创新而在经典文本中寻找基本的方法与灵感。毛泽东自己曾回忆道:“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④而且,这并不是毛泽东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个特例。实际上,毛泽东在撰写《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论著时都曾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总体而言,尽管我们决不能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是简单地从理论到理论的编造与复制过程,但理论著作的阅读和丰富的知识储备对他的理论创新所起的催化作用却是不容小觑的。

二 阅读史是精准把握毛泽东思想及其转变过程的重要线索

如果只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者与践行者,或许我们应当将注意力聚焦于毛泽东思想中被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部分。但是,作为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者,我们必定要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加以学理考察。当然,学习者、践行

①周奇志:《毛泽东读马列著作及其启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5期。

②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5页。

③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略(二)》,《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7期。

④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者与研究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换句话说,尽管扮演好毛泽东思想的践行者是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终极旨趣,但不以研究者的态度与方式学习毛泽东思想便难以真正透彻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体系,也就很难最终成为其优秀的践行者。所以,邓小平曾明确强调:“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①而且,也只有对毛泽东思想发生与完善的历史进程加以全面梳理,弄清深藏于其中的发展脉络和核心逻辑,才能使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变得有血有肉,才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将毛泽东思想、精神与智慧加以神化。要透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就不能忽视其阅读史这一“催化剂”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更何况,有历史学家早已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②既然如此,阅读史显然是思想史考察不容忽略的重要线索。

(一)在传统文化典籍的阅读中寻找“大本源”

早年毛泽东与他同一时代的众多中国学子一样,所接受的也是中国传统教育。但是,毛泽东的阅读史从这一时期开始便出现了一些自己的特点——他除了阅读诸如《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当时私塾必读书目,以及《诗经》《论语》等传统文化典籍以外,还特别喜欢阅读《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被当时正统教育当作“禁书”的文本。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天下有志者自当树立阅尽天下书之雄心与宏愿。因此,即便是1907—1908年辍学在家务农期间,毛泽东也一如既往地抽取大量的时间埋头阅读^③。毛泽东甚至一度认为,学校所提供的教育资源不足以使人立志和成才,因而还曾考虑从湖南一师退学以再次开启自修与自学之路。(毛泽东于1912年秋正式做了自修与自学方式的最初尝试)

如果说对传统文化经典文本的研读使毛泽东奠定了一定的国学基础和一种把握历史与传统的基本功,而对“禁书”的阅读使毛泽东生发出一种反叛与反教条主义的思想与精神,那么除了二者,毛泽东的阅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旨趣——寻找“大本源”以号召天下有志青年,进而汇聚磅礴之力以改造中国与世界。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

理。”^④而且,当时的毛泽东还非常自信地认为,借助“大本源”的力量号召天下有识之士,就一定能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重大目标。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阅读与“大本源”的寻觅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譬如,毛泽东之所以潜心阅读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与《大同书》,就是因为当时的毛泽东看来这些著作中蕴含着某种“大本源”的要素。当然,对青年毛泽东而言,阅读诸如《老子》《庄子》《墨子》《论语》《中庸》《大学》《尚书》《左传》《汉书》《史记》等中国传统文史典籍也为“大本源”的寻觅给予了不同层面的启示并奠定了理论基础。不仅如此,就连对《原富》《法意》《民约论》《天演论》等“西学”名著的阅读,也与毛泽东寻找“大本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二)早年“西学”探索、启蒙与潜在的后续影响

毛泽东对“西学”的探索与吸收旅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后续影响长期以来未引起我们足够重视。但是,这一维度不仅对毛泽东阅读史而言甚至对毛泽东思想发展与转变来说都是不容小视的。纵观青年时期毛泽东的阅读史我们能够发现,他较为集中地接触和研读西方各类名著是在1920年5月至1921年4月之间。正是在此期间,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文学家罗素相继来华讲学,毛泽东便是当时最热心的听众之一。毛泽东甚至还自告奋勇地为当时的“学术演讲会”做记录,而且他所做的记录表很快就刊发于《大公报》。此外,在这期间毛泽东的“西学”研究历史还可以从他为文化书社撰写并推荐的三个书目中找到诸多蛛丝马迹,因为书目中的书籍是他亲自选择或率先研读的。这三个所谓的“书之重要者”大致囊括了《西洋伦理学史》《欧洲文学史》等西方社会科学论著,《政治理想》《杜威五大讲演》《美国之民治的发展》《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实验主义》等译介西方近代各类政治思潮的著作以及《科学与人类进化之关系》《天文学》《达尔文物种原始》《创化论》等译介西方自然科学领域的论著^⑤。总的说来,西方的传统唯心主义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皆对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②(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3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⑤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略(一)》,《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6期。

毛泽东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晚年毛泽东的话语中我们能看到,他自己也承认曾长期受过“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毛泽东曾数次与人提及或讨论过康德、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曾多次谈及海克尔及其著作。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学”中的不少内容主要地呈现于晚年毛泽东的理论话语之中,但他对这些思潮的接触和研究却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就开启了。譬如,阅读无政府主义理论著作对青年毛泽东阶级意识的形成、革命理论的选择以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态度等维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还曾一度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相对于其他很多理论和思潮而言更为深刻和广博。后来,当毛泽东真正研读了以《共产党宣言》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之后就匆匆与无政府主义“告别”并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无政府主义对青年毛泽东的短暂启蒙却在他后来的思想认识结构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痕^②。尤其是结合晚年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我们更能发现无政府主义对其所产生的多重深刻影响。无独有偶,根据毛泽东早年所列的书目和晚年的谈话记录大致可以判断,毛泽东在1920年前后就已经读过海克尔的《宇宙之谜》,并受到了蕴含于其中的一元哲学的不小影响。但是,由于后来毛泽东很快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并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海克尔的影响因素被暂时地雪藏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阅读了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海克尔的评价的一些文本,毛泽东又重新思考和认识了海克尔。而且,我们能看到毛泽东在后来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晚年的政治斗争中还运用了海克尔的部分观点^③。当然,毛泽东早年的“西学”探究及其后续影响是一个较大的课题,此处只是选择了其中的几个维度尝试加以梳理以期达到尝鼎一脔的效果。

(三)在众多思潮与主义中选择马克思主义并树立坚定的信仰

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及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树

立不是一个简单的挑选、抛弃和选定的过程,而是与宏观的历史境遇、改造中国的现实诉求以及毛泽东的阅读历程息息相关。正如习近平所言:“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同志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④归根结底,社会现实对科学理论的诉求是毛泽东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原因。但是,我们似乎又不得不注意到,正是现实诉求给予毛泽东阅读大量关于不同主义和思潮著作的巨大动力。而且,毛泽东也是在这种精彩纷呈的理论大海中通过对比和鉴别发现了具有独特理论景观的马克思主义,进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树立坚定的信仰。

古人有言:“吃一堑,长一智。”毫无疑问,这是在强调实践经验对一个人的思想转变所造成的重要影响。但是,有时候为了使自己“长一智”未必需要亲自“吃一堑”,他人所遭遇的“堑”同样可以作为我们“长一智”的重要材料。毛泽东的智慧和思想认识的转变也并非完全由自己所承受过的“堑”催化生成,而是通过夜以继日地阅读吸收了大量他人的重要经验。“有时,知识的储备是思想接受的前提,知识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先兆。”^⑤知识的获得和知识储备的不断丰富化,既需要丰富的直接实践经验也需要通过潜心阅读海量的理论文本加以补充。毛泽东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前围绕主义选择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文本阅读工作,其中有《新青年》《新潮》《改造》《新生活》等传播新思想的刊物,也有《海克尔一元哲学》《西洋伦理学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达尔文物种原始》等译介西方近代思潮和理论的出版物,当然还有《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关于苏俄的研究成果。由于接触了众多不同的主义和思潮,毛泽东的思想出现了暂时的“混沌”状态。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情况正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言:“混沌达于极点的五四时期的思想状况,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总算得到了一条坐标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

②尚庆飞:《短暂的启蒙与深刻的印痕——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毛泽东的心路历程》,《现代哲学》2008年第2期。

③王振民:《毛泽东话语空间中的海克尔之谜》,《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期。

④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1页。

⑤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

轴,变得异常简明起来。”^①对诸多当时的仁人志士而言是如此,对当时的毛泽东而言更是如此。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谈话中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②我们知道,这三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前已经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是他自己所承认的也是为多数学者所认可的。但是,倘若没有阅读这些重要文本,毛泽东则很难树立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因为深入了解一种主义是选择这种主义并树立信仰的基本前提,而自己对相关著作的阅读(而不是道听途说)则是了解和把握一种主义的重要路径。

(四) 通过阅读经典文本以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认识与看法,毛泽东与众多中国共产党人一样,经历了从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阶级斗争理论,到注重从立场、观点与方法的重要视角系统掌握这一理论体系的复杂过程。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转变,以及自身思想认识结构的变化都与文本阅读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在大革命期间,为了有效宣传当时的理论政策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做出科学分析,毛泽东阅读了《马克思的历史方法》《马克思论东方民族革命》《妇女运动解放小史》《新社会观》等。同时,根据1926年6月初毛泽东为农讲所的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所用的讲稿内容可以做出判断,此时的毛泽东已经阅读了刚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列宁的《国家与革命》^③。综合各知情人士的相关回忆,我们还能够得知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

到达陕北之后,相对而言毛泽东有了更充足的阅读时间,他不仅数次阅读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也读了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研读了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以及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基础理论》等。其中的一些著作作为毛泽东撰写《实践论》与《矛盾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准备,但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毛泽东逐步做到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而不再是仅仅聚焦于其中的一个维度。正如有学者所言:“写作《实践论》、《矛盾论》,并不是毛泽东研究哲学的结束,而是他研究哲学的新的开始。”^④《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诞生正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加以系统掌握之后所做的重要创造与发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产生的重要的著作。而且,此后毛泽东在理论创造过程仍继续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足见,毛泽东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言的那样读了少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便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实际上,毛泽东为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而阅读的著作远比很多人所想象的要多。当然,一个思想家是否能够在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基础上对这一理论体系加以丰富和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量,更重要的是阅读的方法与深度。正如有海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建筑在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最不教条的灵活解读之上的。”^⑤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且枝繁叶茂,关键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阅读从来都是以一种非教条主义的范式加以展开。

(五) 力图借助文本阅读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问题

毛泽东既多次给广大党员干部推荐过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曾有针对性地给个别中共党员干部推荐过一些书目。其中,后者往往是毛泽东为了让对方通过阅读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找出纠正问题与错误的路径。因此,对毛泽东而言,评书与荐书显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阅读量之大,而是一种为解决现实问题而进行的特殊政治领导方式。但是,评书与荐书的根本前提就是自己率先阅读所评与所荐之书。因此,毛泽东的理论文本阅读与他所从事或指导的很多实践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四处纷飞的战火中,毛泽东既为了寻找中

①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

④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55页。

⑤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1—82页。

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有效路径,又为了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而进行了大量的理论著作阅读。而在热情似火的社会主义建设岁月里,毛泽东为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与灵感也阅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例如,在1953年以后,毛泽东特别重视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两部重要著作的深度阅读。毛泽东深知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方面尤其是发展城市经济的经验极为缺乏,因而他在阅读这些著作之时是充满期待的,特别渴望从中找到一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根据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根据毛泽东于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反复提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些概念和论述,我们能够判断毛泽东在此前已读过马克思这一经典文本^①。1963年,既为了应对已进入高潮的中苏论战,又为了在国内有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改变许多同志仍不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现状,毛泽东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提出明确的理论文本阅读要求——学习30本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个书目先由中宣部根据毛泽东意见拟列出再由毛泽东审定,它囊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普列汉诺夫的重要文本^②。很显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毛泽东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量之大是非一般人所能比的。

(六) 阅读史与毛泽东晚年激进思想的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阅读向来是一种批判的阅读,却也有时候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矫枉过正。比如,他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时对其加以尖锐的批判,其中大多数内容是言而有据、符合实际的,但也存在一些过度批评与否定的方面。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毛泽东组建读书小组深度阅读这一文本,既是为了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同时也是为了给这一运动找到经典理论根据。

对于毛泽东的阅读史,斯诺曾指出:“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③西方古典哲学家及其思

想对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所造成的影响,是长期以来未得到学界重视的一个维度。但是,无论从毛泽东早年的思想生发与转变之旅,还是从他晚年外交话语的构建与表达,抑或是他晚年所展开的激烈的思想路线斗争的视角加以审视,西方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都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④。黑格尔的因素之所以会成为晚年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影响,前提便是毛泽东对黑格尔哲学的较为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而这种理解和把握又基于他对黑格尔著作的潜心阅读。毛泽东不仅通过列宁的《哲学笔记》以及中苏学界对这一文本的研究成果了解黑格尔,也以直接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尤其是阅读与逻辑学相关著作的方式深入研究了黑格尔的思想。基于此,毛泽东曾对黑格尔及其贡献做出过简明扼要的评价:“他大大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即客观的辩证法。”^⑤可见,从阅读史的视角加以审视,黑格尔哲学对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所造成的影响是有迹可循的。毛泽东晚年激进思想理路的影响因素,除了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无疑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要害。后者对毛泽东思想所构成的影响既表现为传统文化典籍中的经典话语大量出现于他的理论话语当中,也表现为他对中国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人物(如秦始皇)的重新评价和定位。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晚年偏离实事求是路线和思想变得较为激进,其原因显然不仅仅是他所阅读的理论著作本身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更为重要的可能是由于他脱离了现实生活实际且阅读方法层面出了问题,以至于在阅读过程中多次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

三 阅读史是领略毛泽东个性特征与人格魅力的重要侧面

研究毛泽东必须将其视为有血有肉的常人,而不是一味地将其能力、才华和魅力加以刻意拔高,更不能将其学识与品格加以神化,因为情绪化地拔高或神化皆不是真正将毛泽东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只有理性地对待和深入地剖析与毛泽东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一系列理论渊源、历史事件并最终勾勒出他的完整思想肖像才是真正意

①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略(三)》,《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8期。

②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略(四)》,《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

③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自传》,汪衡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页。

④王振民:《毛泽东话语体系中的黑格尔初探》,《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6期。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页。

义上的学理研究。但是,研究毛泽东却又必须看到他异于常人的无比鲜明的个性特征,否则也就难以回答为何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他能够长期作为最高领袖这一历史问题。毛泽东显著个性特征的形成与发展与很多因素有关,而他的阅读史则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维度。正是由此,梳理毛泽东的阅读史便成了透视毛泽东个性特征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有学者曾明确指出:“讲他的阅读史,既是看他在书山路上的阅读风景,也是领略他精神个性的风景。”^①当然,强调梳理毛泽东的阅读史对于解读其个性特征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从阅读史的维度就能够将毛泽东鲜明的个性特征完完整整地加以梳理、透视和概括。实际上,从这一维进行审视所能够窥见的只是毛泽东性格特征中比较重要和显著的方面而不是全部。

(一) 锐意进取与勇立潮头互嵌统一

无论是青少年时期还是中老年时期,毛泽东从未以纯粹理论学者和研究者的姿态出现,他甚至从不屑于充当这样的角色。但是,纵观毛泽东一生的阅读史却多少有些使人费解,尤其是他的阅读量之大十分令人吃惊。对毛泽东而言,阅读是伴随着他一生的习惯。青少年时期即便辍学在家,他也随时不忘给自己补充“精神粮食”;在枪林弹雨、艰险万分、前路莫测的长征途中,他强忍着病痛阅读理论著作;在日理万机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岁月,他也时刻不忘给自己“充电”。为了寻找“大本源”,他借助各种途径阅读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西学”名著以及介绍“新学”的各类著作;为了在众多思潮与主义中进行对比和筛选,他阅读了不少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著作;为了总结革命与建设经验、批判教条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和阐发新理论,他废寝忘食地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了扭转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学风和文风,他时常将自己阅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荐为整风学习的必读书目;为了纠正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的偏差与失误,他组织读书小组深入阅读苏联领导人和理论家们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这一切,都从不同侧面呈现出了毛泽东注重提升自我的锐意进取精神品格。

但是要成为思想与理论的巨人,不仅需要不断提升锐意进取的精神,还必须具有勇立潮头的优秀品格,要敢于并善于成为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引领者。习近平曾明确指出,毛泽东“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②。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历史涌动方向的发现者和引领者,与他的丰富阅读经历不无关系。自青少年时期伊始,毛泽东就格外喜欢阅读蕴藏着大量时事政治信息的报纸,也曾无数次尝试发表略显稚嫩与不成熟的政见。依托于调查研究或文本阅读对现实加以全面了解和把握,无疑是勇立潮头和引领社会历史潮流的重要基石。

(二) 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

关于毛泽东鲜明的个性特征,国内外众多学者都曾参与深入思考和精彩讨论。他们或者从唯物史观的视阈进行思考和阐释,或者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加以观察和报道,又或者以还原主义的方法加以解读等。这其中,每一种研究的范式和路径背后所产生的成果都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只有如此,方能继续推动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向纵深挺进。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本人也曾对自己的性格特征做过深入剖析和简单描述。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信中说:“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③再度研读毛泽东这封信我们会发现,他在其中做了深刻而清醒的“自我解剖”。^④尽管毛泽东在信中并未对此言语做出具体而明确的阐释,但将这一话语放回原初的语境之中我们却能对其基本含义加以理解和把握。简言之,信中所言之“虎气”,顾名思义就是指某种做大事者应有的英雄气概和原则的坚定性;而信中的“猴气”,则主要是指一种圆融、灵妙的处世之道和用于解决问题的策略灵活性。

毛泽东这种性格的形成必然与其所处的家庭环境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有关,甚至还可能与他的遗传基因有一定的关联。但是,阅读史也是毛泽东这种特殊性格养成的一种重要影响因素,尽管这或许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首先,呈现于毛泽东身上的原则坚定性,或多或少得益于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这种坚定信仰的树立则有赖

①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页。

②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49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7页。

④刘林元:《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解读》,《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

于对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著作的精心阅读。其次,毛泽东能够在必要之时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得益于唯物辩证法的浸润与滋养。毛泽东曾坦言,正是在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著作,才“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①。可见,毛泽东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著作进行悉心阅读,获得了一种发现、分析、认识 and 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剖析毛泽东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统一的个性特征,不应忽视他丰富的理论文本阅读经历。

(三)“重点论”与“两点论”的兼顾

毛泽东一生所读过的书籍已经难以准确计数,因为他读的书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种类也极为繁多。但是,毛泽东的阅读却往往有重点、有偏向:为解决中国问题而展开阅读。毛泽东之所以要借助艰辛的阅读之旅在众多主义与思潮中进行对比和筛选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是由于通过深入对比分析之后他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是能够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而且,在毛泽东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进程中,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重点是将蕴藏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之中的科学方法运用于中国的实践。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②换句话说,对于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有助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便是他们的阅读重点。当然,呈现于毛泽东阅读史之中的“重点论”并不局限于他对文本的选择上,还体现在对文本的阅读过程之中。有熟悉毛泽东阅读史的学者曾指出:“毛泽东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不论读一本书,看一篇文章,还是同别人谈话,他能迅速而准确地抓住要点,抓到问题的实质。”^③透视毛泽东的阅读史我们会发现,毛泽东不仅善于在繁杂的书海中挑选出重点阅读书目,更善于将一本书中的重点内容加以提炼和把握。

但是,毛泽东的“重点论”从来都不是建立在忽略“两点论”基础上的。恰恰相反,在毛泽东那里,“重点论”和“两点论”实现了完美结合,而且

这种结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于他的阅读史中。毛泽东曾说:“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④毛泽东曾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读无产阶级的书也要读资产阶级的书,而且也强调读书包括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内都要以一分为二的方式加以展开,即既要充分领略和把握其深刻内涵又要善于发现其中的缺陷与不足之处。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自己经常在这一问题上做出极好的表率。比如,他在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文本之时皆以一分为二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一味地赞扬和肯定。

(四)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统一

在革命与建设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都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进行阅读,这无疑体现了一种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毛泽东的阅读之所以能有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的效率,想必与他阅读经常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有极大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单纯地以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毛泽东的阅读史却是非常片面而肤浅的。我们知道,毛泽东的一生除了阅读大量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著作,还阅读了无数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而且,他本人亦是大量文学作品的创作者,是十分受人推崇的文学家和诗人。对于作为文学与诗歌的爱好者与生产者的毛泽东,我们显然难以用现实主义的思路加以解说。

作为伟大哲学家和革命家,毛泽东必须以理性和冷峻的眼光审视着国内国际发展的基本动态和局势。但作为杰出的诗人,毛泽东又有着无比浪漫的情怀和昂扬的斗志,这一点我们能够从他所喜爱的和自己所作的诗词中窥见一二。因此,有学者认为:“从毛泽东喜爱的诗词,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他的性格和精神风貌。”^⑤“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等等。这些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和昂扬奋发斗争精神的诗句,至今读来都令人激情澎湃^⑥,而且,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时候是不矛盾的。毛泽东的不少诗词之所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②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③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9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333页。

⑤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1页。

⑥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53页。

以格外耐人寻味,正是因为它们实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统一。

(五) 尖锐批判、积极继承与善于创新的协调

毛泽东时常带着批判的眼光阅读理论文本,这已经是为众多学者所注意到并阐释过了的。即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毛泽东也是强调要以一分为二的范式和批判的眼光加以阅读,否则不会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会赘生出教条主义者。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①毛泽东不仅从理论层面对此问题加以强调,更是以实际行动在党内做出表率。譬如,纵观《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下两卷我们会发现,贯穿毛泽东理论文本阅读过程的重要特点便是依托于批判性阅读和吸收进行理论创造。又如,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认识和界定就带有犀利的批判眼光,他指出这一文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成而只是开端。在硝烟几乎弥漫着整个中华大地的岁月里,毛泽东所喜爱和阅读过的不少书籍都未能保存下来,但二十卷本的《鲁

迅全集》却始终伴随着他。由此可见,他对鲁迅及其著作的明显偏爱。当然,毛泽东自己也曾说:“我就是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②鲁迅将批判的剑尖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缺陷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而这种思考与批判的深刻度是非常人所能及的。同时,他也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残酷现实进行了精准剖析和揭露。毛泽东对鲁迅的著作偏爱有加,说明他对鲁迅的批判与反叛精神是极为赞赏的,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毛泽东自身善于尖锐批判的反教条主义精神与品格。

但是,批判地阅读并不是只抓住文本的缺陷不放,而是在扬弃基础上对其中的思想理论精髓积极吸收,进而建构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容纳了毛泽东诸多重要创见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尽管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但也是在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基础上产生的。正是在这种理论文本阅读与生产之旅当中,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善于在尖锐批判、积极继承基础上大胆创新的鲜明品格。

Mao Zedong's Reading History: An Important Dimension to Understand Mao Zedong Thought and His Personality Charm

LUO Jian-hua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Reading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to understand Mao Zedong and to continue the study of Mao Zedong in depth. First of all, Mao Zedong's extremely wonderful life not only participated in and guided a series of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s, but also read countless theoretical texts. Reading has even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Mao Zedong's life track. Secondly, the emergence of new thoughts without exception is realized on the basis of absorbing certain theoretical resources. Obviously the same is true for the birth and perfec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Therefore, reading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clue for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Mao Zedong Thought. Thirdly, the formation of each historical figure'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personality charm is inseparable from his life experience, but his reading history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formation and stereotypes of his personality. In this sense, reading history should be used as an exploration of Mao Zedong's distinctiv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personality. The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his great charm are reexamined.

Key words: Mao Zedong; reading history; life track; thought development;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责任校对 莫秀珍)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行1998年版,第85页。

^②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08页。